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二回 露關節同考裝瘋 人文闈童生射獵

當下繼之對我說道：「我日來得了個關節，怕是分房，要請一個朋友到裡面幫忙去，所以打電報請你回來。我又恐怕你荒疏了，所以把這課卷試你一試，誰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，此刻我決意帶你進去。」我道：「只要記得那八股的範圍格局，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，氣機之暢塞，詞藻之枯腴，筆仗之靈鈍，古文時文，總是一樣的。我時文雖荒了，然而當日也曾入過他那範圍的，怎會就忘了，況且我古文還不肯丟荒的。但是怎能夠同著進去？這個頑意兒，卻沒有幹過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只好要奉屈的了，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樣混進去。」我道：「大約是房官，都帶人進去的了？」繼之道：「豈但房官，是內簾的都帶人進去的。常有到了裡面，派定了，又更動起來的。我曾記得有過一回，一個已經分定了房的，憑空又撤了，換了一個收掌。」我道：「這又為甚麼？」繼之道：「他一得了這差使，便在外頭通關節，收門生，誰知臨時鬧穿了，所以弄出這個笑話。」我道：「這科場的防範，總算嚴密的了，然而內中的毛病，我看總不能免。」繼之道：「豈但不能免，並且千奇百怪的毛病，層出不窮。有偷題目出去的，有傳遞文章進號的，有換卷的。」我道：「傳遞先不要說他，換卷是怎樣換法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通了外收掌，初十交卷出場，這卷先不要解，在外面請人再作一篇，譽好了，等進二場時交給他換了。廣東有了闈姓一項，便又有壓卷及私拆彌封的毛病。廣東曾經鬧過一回，一場失了十三本卷子的。你道這十三個人是哪裡來的晦氣。然而這種毛病，都不與房官相干，房官只有一個關節是毛病。」我道：「這個頑意兒我沒幹過，不知關節怎麼通法？」繼之道：「不過預先約定了幾個字，用在破題上，我見了便薦罷了。」我道：「這麼說，中不中還不能必呢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他要中，去通主考的關節。」

我道：「還有一層難處，比如這一本不落在房裡呢？」繼之道：「各房官都是聲氣相通的，不落在他那裡，可以到別房去找；別房落到他那裡的關節卷子，也聽人家來找。最怕遇見一種拘迂固執的，他自己不通關節，別人通了關節，也不敢被他知道。那種人的房，叫做黑房。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裡，或者這一科沒有黑房，就都不要緊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大哥還是做黑房，還是做紅房？」繼之道：「我在這裡，絕不交結紳士，就是同寅中我往來也少，固然沒有人來通我的關節，我也不管關節。然而到了裡面，我卻不做甚麼正顏厲色的君子，去討人厭，有人來尋甚麼卷子，只管叫他拿去。」我笑道：「這倒是取巧的辦法，正人也做了，好人也做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黑房是做不得的。現在新任的江寧府何太尊，他是翰林出身，在京裡時有一回會試分房，他同人家通了關節，就是你那個話，偏偏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裡。他正在那裡設法搜尋，可巧來了一位別房的房官是個老翰林，著名的是個清朝孔夫子，沒有人不畏懼他的。這位何太尊不知怎樣一時糊塗，就對他說有個關節的話。誰知被他聽了，便大嚷起來，說某房有關節，要去回總裁。登時鬧的各房都知道了，圍過來看，見是這位先生吵鬧，都不敢勸。這位太尊急了，要想個阻止他的法子，哪裡想得出來，只得對他作揖打拱的求饒。他哪裡肯依，說甚麼『皇上家掄才大典，怎容得你們為鬼為蜮！照這樣做起來，要屈煞了多少寒酸，這個非回明白了，認真辦一辦，不足以警將來』。何太尊到了此時，人急智生，忽的一下，直跳起來，把雙眼瞪直了，口中大呼小叫，說神說鬼的，便裝起瘋來。那位老先生還冷笑道：『你便裝瘋，也須瞞不過去。』何太尊更急了，便取起桌上的裁紙刀，飛舞起來，嚇的眾人倒退。他又是東奔西逐的，忽然又撩起衣服，在自己肚子上劃了一刀。眾人才勸住了那位老先生，說他果然真瘋了，不然哪裡肯自己戳傷身子。那位老先生才沒了說話。當時回明了，開門把他扶了出去，這才了事。你想，自己要做君子，立崖岸，卻不顧害人，這又何苦呢。」我道：「這一場風波，確是鬧的不小。那位先生固然太過，然而士人進身之始，即以賄求，將來出身做官的品行，也就可想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固是正論，然而以『八股』取士，那作『八股』的就何嘗都是正人！」

說話時，春蘭來說午飯已經開了，我就別了繼之，過來吃飯，告訴母親，說進場看卷的話。母親道：「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，何不自己去中一個？你此刻起了服，也該回去趕小考，好歹掙個秀才。」我道：「掙了秀才，還望舉人；掙了舉人，又望進士；掙了進士，又望翰林；不點翰林還好，萬一點了，兩弔銀子的家私，不上幾年，都要光了；再沒有差使，還不是仍然要處館。這些身外的功名，要他做甚麼呢？」母親道：「我只一句話，便惹了你一大套。這樣說，你是不望上進的了。然則你從前還讀書做甚麼？」我道：「讀書只求明理達用，何必必要為了功名才讀書呢。」姊姊道：「兄弟今番以童生進場看卷，將來中了幾個出來，再是他們去中了進士，點了翰林，卻都是兄弟的門生了。」我笑道：「果然照姊姊這般說，我以後不能再考試了。」姊姊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我道：「我去考試，未必就中，倘遲了兩科，我所薦中的都已出了身，萬一我中在他們手裡，那時候明裡他是我的老師，暗裡實在我是他的老師，那才不值得呢。」

吃過了飯，我打算去回看侶笙，又告訴了他方才的話。姊姊道：「他既這樣說，就不必退還他罷。做人該爽直的地方，也要爽直些才好，若是太古板，也不入時宜。」母親道：「他才說他的太太要來，你要去回拜他，先要和他說明白，千萬不要同他那個樣子，穿了大衣服來，累我們也要穿了陪他。」我道：「我只說若是穿了大衣服，我們擋駕不會他，他自然不穿了。」說罷，便出來，到藩臺衙門裡，會了侶笙。只見他在那裡起草稿。我問他：「作甚麼？」侶笙道：「這裡制軍的折稿。衙門裡幾位老夫子都弄不好，就委了方伯，方伯又轉委我。」我道：「是甚麼奏稿，這般煩難？」侶笙道：「這有甚麼煩難，不過為了前回法越之役，各處都招募了些新兵，事定了，又遣散了；募時與散時，都經奏聞。此時有個廷寄下來，查問江南軍政，就是這件事要作一個復折罷了。」我又把母親的話，述了一遍。侶笙道：「本來應該要穿大衣過去的，既然老伯母吩咐，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我又問是幾時來。侶笙道：「本來早該去請安了，因為未曾得先容，所以不敢冒昧。此刻已經達到了，就是明天過來。」

我道：「尊寓在哪裡？」侶笙道：「這署內閒房盡多著，承方伯的美意，指撥了兩間，安置舍眷。」我道：「秋菊沒有跟了來麼？」侶笙道：「他已經嫁了人，如何能跟得來。前天接了信，已經生了兒子了。這小孩子倒好，頗知道點好歹。據內人說，他自從出嫁之後，不像那般蠢笨了，聰明了許多。他家裡供著端甫和你的長生祿位，且夕香花供奉，朔望焚香叩頭。」我大驚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快寫信叫他不要如此。況且這件事是王端甫打聽出來的，我在旁邊不過代他傳了幾句話，怎麼這樣起來。他要供，只供端甫就夠了，攀出我來做甚麼呢。」侶笙笑道：「小孩子要這樣，也是他一點窮心，由他去幹罷了，又不費他甚麼。」我道：「並且無謂得很！他只管那樣僕僕亟拜，我這裡一點不知，彼有所施，我無所受，徒然對了那木頭牌子去拜，何苦呢！」侶笙道：「這是他出於至誠的，諒來止也止他不住，去年端甫接了家眷到上海，秋菊那小孩子時常去幫忙；家眷入宅時，房子未免要另外裝修油漆，都是他男人做的，並且不敢收受工價，連物料都是送的。這雖是小事，也可見得他知恩報恩的誠心，我倒很喜歡。」我道：「施恩莫望報，何況我這個斷不能算恩，不過是個路見不平，聊助一臂之意罷了。」侶笙道：「你便自己要做君子，施恩不望報；卻不能責他人必為小人，受恩竟忘報呀。」說得我笑了，然而心中總是悶悶不樂。辭了回來，告訴姊姊這件事。母親、嬸嬸一齊說道：「你快點叫他寫信去止住了，不要折煞你這孩子！」姊姊笑道：「那裡便折得煞，他要如此，不過是盡他一點心罷了。」

我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我初到南京時，伯父出差去了，伯母又不肯見我，倘不遇了繼之，怕我不流落在南京；幸得遇了他，不但解衣推食，並且那一處不受他的教導，我也應該供起繼之的長生祿位了？」姊姊笑道：「枉了你是個讀書明理之人！這種不過是下愚所為罷了。豈不聞『士為知己者死』？又豈不聞『國士遇我，國士報之』？從古英雄豪傑，受人意外之恩時，何嘗肯道一個『謝』字！等他後來行他那報恩之志時，卻是用出驚天動地的手段，這才是叫做報恩呢。據我看，繼之待你，那給你館地招呼你一層，不過是朋友交情上應有之義；倒是他那隨時隨事教誨你，無論文字的糾纏，處世的機宜，知無不言，這一層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，不可不報的。」我道：「拿甚麼去報他呢？」姊姊道：「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，只要能放出眼光，拔取幾個真才，本房裡中的比別房多些，內中中的還要是知名之士，讓他享一個知文之名，也可以算得報他了。其餘隨時隨事，都可以報得。只要存了

心，何時非報恩之時，何地非報恩之地，明人還要細說麼。」我道：「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的不好，多了一點事，就鬧的這裡說感激，那裡也說感激，把這種貴重東西送了來，看看他也有點難受。我從此再不敢多事了。」姊姊道：「這又不然。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本來是抑強扶弱，互相維持之意。比如遇了老虎吃人，我力能殺虎的，自然奮勇去救；就是力不能殺虎，也要招呼眾人去救，斷沒有坐視之理。你見了他送你的東西難受，不過是怕人說你望報的意思。其實這是出於他自己的誠心，與你何干呢。」我道：「那一天尋到了侶笙家裡，他的夫人口口聲聲叫我君子；見了侶笙，又是滿口的義士，叫得人怪害臊的。」母親道：「叫你君子、義士不好，倒是叫你小人、混帳行子的好！」姊姊道：「不是的。這是他的天真，也是他的稚氣，以為做了這一點點的事，值不得這樣恭維。你自己看見並沒有出甚麼大力量，又沒有化錢，以為是一件極小的事。不知那秋菊從那一天以後的日子，都是你和王端甫給他過的，如何不感激！莫說供長生祿位，就是天天來給你們磕頭，也是該的。」我搖頭道：「我到底不以為然。」姊姊笑道：「所以我說你又是天真，又是稚氣。你滿肚子要做施恩不受報的好漢，自己又說不出來。照著你這個性子，只要莫磨滅了，再加點學問，將來怕不是個俠士！」我笑道：「我說姊姊不過，只得退避三舍了。」說罷，走了出來，暗想姊姊今天何以這樣恭維我，說我可以做俠士，我且把這話問繼之去。走到書房裡，繼之出去了，問知是送課卷到藩臺衙門去的。我便到上房裡去，只見老媽子、丫頭在那裡忙著送錫箔，安排香燭，整備素齋。我道：「乾娘今天上甚麼供？」吳老太太道：「今天七月三十，是地藏王菩薩生日。他老人家，一年到頭都是閉著眼睛的，只有今天是張開眼睛。祭了他，消災降福。你這小孩子，怎不省得？」我向來厭煩這些事，只為是老太太做的，不好說甚麼，便把些別話岔開去。

繼之夫人道：「這一年來，兄弟總沒有好好的在家裡住。這回來了，又叫你大哥拉到場裡去，白白的關一個多月，這是那裡說起。」我道：「出闈之後，我總要住到拜了乾娘壽才動身，還有好幾天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這回進去幫大哥看卷，要小心些，只要取年輕的，不要取年老的，最好是都在十七歲以內的。」我道：「這是何意？」老太太道：「你才十八歲，倘使那五六十歲的中在你手裡，不叫他羞死麼！」我笑道：「我但看文章，怎麼知道他的年紀？」老太太道：「考試不要填了三代、年、貌的麼？」我道：「彌封了的，看不見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還有個法子，你只看字跡蒼老的，便是個老頭子。」我道：「字跡也看不見，是用謄錄謄過的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就沒法了。」正說笑著，繼之回來了，問笑甚麼，我告訴了，大家又笑了一笑。我談了幾句，便回到自己房裡略睡一會，黃昏時，方才起來吃飯。

一宿無話。次日，蔡侶笙夫人來了，又過去見了吳老太太、繼之夫人。我便在書房陪繼之。他們盤桓了一天才散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到了初五日入闈之期，我便青衣小帽，跟了繼之，帶了家人王富，同到至公堂伺候。行禮已畢，便隨著繼之入了內簾。繼之派在第三房，正是東首的第二間。外面早把大門封了，加上封條。王富便開鋪蓋。開到我的，忽詫道：「這是甚麼？」我一看，原來是一枝風槍。繼之道：「你帶這個來做甚麼？」我道：「這是在上海買的，到蘇、杭去，沿路獵鳥，所以一向都是卷在鋪蓋裡的。這回家來了，家裡有現成鋪陳，便沒有打開他，進來時就順便帶了他，還是在輪船上卷的呢。」說罷，取過一邊。這一天沒有事。

第二天早起，主考官人出來，請了繼之去，好一會才出來。我問：「有甚麼事？」繼之道：「這是照例的寫題目。」我問：「甚麼題？」繼之道：「告訴了你，可要代我擬作一篇的。」我答應了。繼之告訴了我，我便代他擬作了一個次題、一首詩。

到了傍晚時候，我走出房外閒望，只見一個鴿子，站在簷上。我忽然想起風槍在這裡，這回用得著了。忙忙到房裡，取了槍，裝好鉛子，跑出來，那鴿子已飛到牆頭上；我取了准頭，扳動機簧，「颯」的一聲著了，那鴿子便掉了下來。我連忙跑過去拾起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。

正是：任爾關防嚴且密，何如一彈破玄機。不知為了何事大驚，且待下回再記。